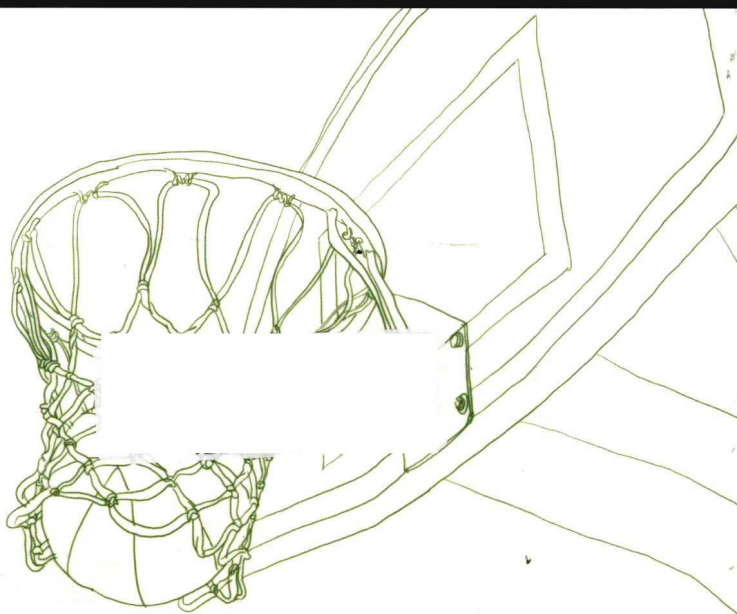


90后零姿态

单挑

围棋，业余五段；小说，90后新秀；
主张，一贯坚定，没有情节的小说都是耍流氓。

吴清缘 著



世纪文睿
Century Literatur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单挑

吴清缘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挑/吴清缘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344-2

I. ①单… II. ①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2747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林岚 陈蔡 蔡艳菲

封面装帧 王好好

单挑

吴清缘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75 字数 135 千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44-2/I·1119

定价 25.00 元

我不是一个乖巧的大学生，为写这段独白，我居然不知道自己已经翘了两节课，直到我的室友告诉我今天老师点名了，就你一个人没来。

我不是一个聪明的90后，为写这段独白，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写一句删一段，居然越写越少。

我现在在键盘上输入的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不乖巧不聪明的罪孽，每一次敲击键盘，都是一番与自己灵魂负能量的艰难对抗，没人帮你，纯粹的1V1。

但是我并不孤独。

一个又一个小说家扯开放键盘的抽屉，指尖落在键盘上发出脆响，于是我很庆幸，我不是一个人在啪啪啪。小说家们都是热衷单挑的勇士，我们都值得向自己致以崇高的自恋——

我燃烧节操写作，是为了照亮你们寻找节操的路。

——吴清缘

目录

/拿来主义/001

/跪着的人/031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039

/倒钩/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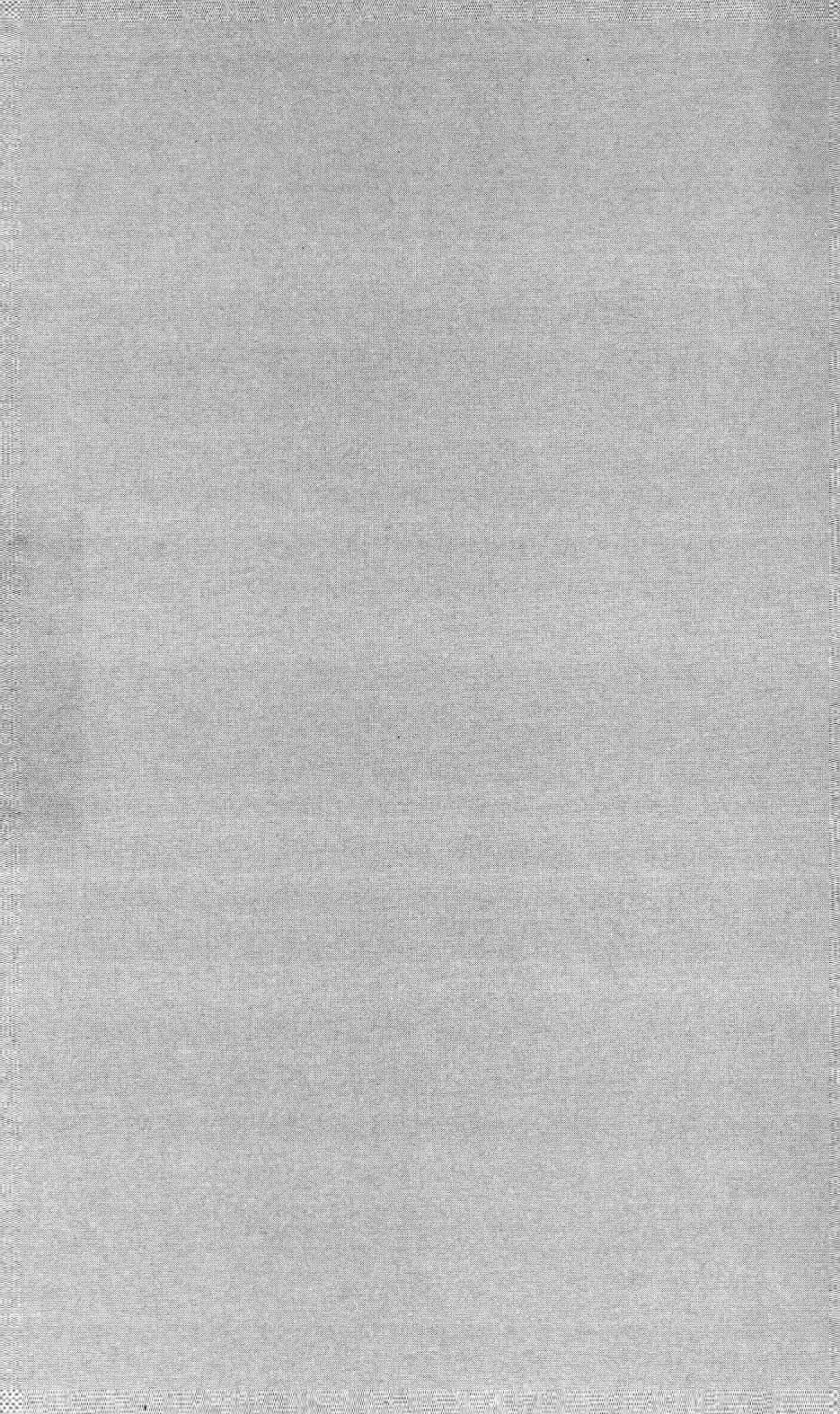
/棋坟/071

/单挑/093

/篮球君/119

/介入/129

拿来主义



当马大帅把卫地成的作业本抓起来撕成碎片的时候，吴请愿觉得卫地成真是一个傻逼。

马大帅身高两米，手可垂膝，撕纸的时候虎虎生风，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大帅的手臂像极了两根缠绕在一起的麻花。大帅把本子撕成了碎屑之后还意犹未尽，他把讲台上的纸片揉成一团，然后对准卫地成的脸劈头盖脑就砸了上去。

卫地成看见有暗器袭来，倏忽之间身形一矮，眼看着纸团就要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去，没想纸被马大帅撕得实在太碎，以至于纸团到达卫地成头顶正上方的时候，突然华丽地解体了。冬季校服的劣质绒表面毛头星星点点，碎片降落在身上被衣服黏住，一时间卫地成周身白雪皑皑。但是很令我们吃惊的是，卫地成的脸上也沾满了细细的纸屑，这使卫地成看上去很像科幻电影中的人物，人们究其原因，最终认为这是静电的关系——也就是说卫地成是个非比寻常的奇人，他的身体能发电。

马大帅嘴角勾勒出一抹阴险的笑意，声音却低沉、哀婉，乃至显得十分之沉痛地说：“卫地成啊卫地成，我就越俎代庖地代表数学老师惩罚你，这样，你把《变形记》抄一遍吧。”

卫地成上交几十页文稿纸的《变形记》的时候，我正好也在办公室。马大帅接过那一沓纸，随手翻阅了几下，然后很果断地将那堆纸揉成一堆，右手绕过后背拧着身子把卫地成三天的心血帅气盎然地丢进了垃圾桶。

“我没叫你抄课文，我叫你抄原文。”

卫地成的脸在那一刻变形了，他形容枯槁的脸上透出一丝难以言状的悲凉。他好像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但一时之间又不敢，马大帅庞大的身躯如泰山一般，把卫地成衬托得如同小兽。

当苦逼地从马大帅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拍了拍卫地成的肩膀：

“我能保证你抄作业不会被抓……不过，你得给钱。”

我叫吴请愿。

我在微博上的个人资料是这样填写的——

爱美腿，爱大胸，爱熟女，爱松岛枫，我不恋空，因为她的腿太短。大家好，我是骚客。

我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对日本爱情动作片的赏析上，以至于真的我无暇顾及我的作业。我抄作业，但是我永远不会被抓，因为雇了一个枪手，包月的。

枪手个人资料如下——

姓名：梁红；性别：女；年龄：19；职业：上海财经大学大一新生。

枪手尽量要找大一的，大二还能凑合，大三大四的就极不靠谱了。身为高中生，我很清楚中国大学是一个能让你慢慢变成文盲的地方。我听一个大四的学长说他大三的时候连勾股定理都快忘了，后来在街上突然看到一双美腿，联想到了初中时候一个三俗的玩笑——文言文里“股”译为大腿，“勾股”即“勾大腿”。想到这里此君豁然开朗，在夏季热裤下的一片白花花中记起了“ $a^2 - b^2 = c^2$ ”。

现在我要把梁红的作业转卖给卫地成。

原封不动地给卫地成是不现实的。老师不是傻逼，而把老师当成傻逼，往往自己就会变成傻逼，卫地成就是例子。两份一模一

样的作业交上去,总有一天会穿帮,在转手把作业卖给卫地成之前,我需要把枪手梁红的作业稍微整整容化妆。

譬如说数学作业。我可以删步骤,譬如将解方程的步骤省略,直接写最终 X 、 Y 的取值——这叫抽脂。

或者增加一点废话,举一个简单例子那就是 $1 + 5 + 7 + 3 = 6 + 7 + 3 = 13 + 3 = 16$,你瞧这中间的步骤虽然啰嗦到渣,但是和原先的“ $1 + 5 + 7 + 3 = 16$ ”相比较,答案的模样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叫隆胸。

同样可以颠倒一下计算或者证明的顺序。 $2 \times 5 \times 6 = (2 \times 5) \times 6 = 2 \times (5 \times 6)$ ——这叫开双眼皮。

还有就是修改符号。 v_0 改成 v 初, Fe 写成铁;你在应用题里把杜蕾斯的个数设为 $s(ex)$,我把它改为 $f(uck)$ ——这叫植皮。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做一点小手术,我们须要把一些锦上添花无关痛痒的句子删掉,诸如“根据动能定理可得……”、“解方程,得……”之类的话去掉,和省略计算步骤不同,这是对于答案文学性的增删——这叫割阑尾。

当天我给梁红发了一条短信:不要拍照传我图片文件,我要你把作业打在 WORD 上。我发你一个输入法,你回去装一下,输入数学字符比较方便。

梁红:这样会很麻烦,不行。

我:我给你每个月加二十块钱。

梁红:好。

我突然想到了在各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版面的小广告:昵称“大波妹”的人发了一个 QQ 号,又加上一句:你出钱,我给力哦。

哇噻,你出钱我给力——这就是我和梁红赤裸裸的交易关系,

多么言简意赅呀。

我觉得涛哥是牛逼的代言人。

涛哥对此评价很生气，他给我说了一个笑话以证明我是在侮辱他：一群母牛看见砖家来了，慌忙地逃跑，问其原因，答曰：砖家会吹牛逼。

然后涛哥得出结论，我又不是牛，我为什么要做牛逼的代言人。

自此我愈发觉得涛哥牛逼了。

我把倒卖作业给卫地成的故事讲给涛哥听，涛哥沉默半晌之后突然对我竖起中指：

“吴请愿小心你生不出儿子。”

然后涛哥又对我说：“跟着我把事情做做大，你又能生出儿子了。”

我迷惘地看着他：“不要总把自己当成砖家，你又没有勇气吹牛逼。”

涛哥抚掌大笑：“杀一个人你会被枪毙，砰一下，挂了，无后为大。但是杀一千万人，哇噻你就是皇帝，后宫无数，养不知道多少个妃子，生不知道多少个儿子。”

然后涛哥拍拍我的肩膀：“我告诉你怎么做大——如果成了，六四分成，你六我四。”

我和涛哥分头行动，很快就找到了上家和下家。

上家是我的表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大一，因为在泡妞，所以非常缺钱用；下家是涛哥找到的，是三个外校的男生，同班，高

二,因为泡妞,导致非常缺时间用。

涛哥对此情况发出了一声长叹,啊……你看这四个人,都是为了女人——姓吴的,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有点像拉皮条的?

八点钟的时候表哥把 WORD 文档传到了我的邮箱,然后我给涛哥火速送了一份。

枪手的一份作业要对付三个人的胃口,所以我们须要整容两次,使作业变成一式三份,那三个高中生选择包月付费,于是我们从他们这里拿走九百块,然后给我表哥四百块。

涛哥的 QQ 头像在闪动,我点开一看,仿佛看到了他在振臂一呼——这就是中介的力量!

当我把一份数学作业和一份物理作业给涛哥审核的时候,涛哥说了一句很屌的话:

“如果告诉上帝这三份作业原来是一份的话,上帝都会高呼我勒个去的。”

中国中小学生的作业数量是世界的第九大奇迹。一个学生一生要做的作业,堆叠起来可以有六层楼那么高;而如果平铺的话,可以填满两个足球场。在睥睨天下独领风骚独具中国特色的作业面前,中国学生锻炼出了坚忍的个性,同时也开发出了一种民间的智慧——

抄。

这一个“抄”字,含义隽永。它体现了一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积极态度,代表了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学术原则。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无疑是对这个字最好的注脚——“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先生是多么威武,霸气外露!

由此可见,拿来主义,是抄作业这一行为的精神内核。

我和涛哥一致认为,我们开展的抄写业务,是一项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事业。它已经不再局限于抄作业这一件具象而肤浅的事件上,而是直指事件的本质和核心——

拿来主义。

我们是在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我们自称拿来主义有限公司,并且给它取了一个帅气的洋名:nalai-runner。

我们的事业一帆风顺。

涛哥游走于黑白两道,上下通吃,我们业务繁忙,需要我们整容的作业已经达到每天十几张之多。至于我和卫地成的小生意,早已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和他的交易持续了两周就中断了。

nalai-runner 的优势在于价格。市面上作业代写公司有很多,但没有一家能给出如此给力的报价。包月每门功课一百五十块是普通市场价,对于枪手而言,却可以从我们这里拿走两百块;对于客户来说,却只要付一百块钱就够了。

三个礼拜之后我们开始算账,我们欣喜地发现赚了两千多块钱。涛哥手里拿着二十张红纸币显得很激动,我看到他嘴角的两撇胡子抖个不停,很怀疑是不是局部毛发得了帕金森氏症。

我很大度地朝他挥一挥手:“涛哥,五五开吧。”

涛哥吹起了自己的刘海,我知道这是他吹牛逼的前兆:“这是你的创意,我不能这样……我们六四分吧,说好的。”然后他从两千块里数出了一千二,牛逼哄哄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意外竟然出现得如此之快。

在我们学校，不论男女，一个月里总会有那么几天觉得不舒服——每个周二下午四节课上完以后，亲爱的学校还要给我们加一个半小时的补课，以至于我们在那天放学总是特别晚。

那个周二我们补习英语，坐在第三排的我透过虚掩的门隐约地看到一个飘忽的身影。这个身影比较娇小在门口晃来晃去，时不时地凑近教室门向里窥探，看样子好像不是本校的学生。

这时候从后排扔过来一个纸团：

“小心，来者不善。——涛哥敬上”

我觉得这小子有点自作多情，于是在“涛哥”两个字上打了一个圈，画了一个箭头，上书：羊驼。

然后扔了回去。

下课之后教室门户洞开，我看到了一个娇小可爱的女孩，根据这一身碧蓝的土逼校服判断，她应该是 H 中的学生。我背起书包第一个走出教室，突然感觉到一股炙热的目光追随着我，然后目光的主人在门口把我拦住：“同学，问一下，你认识一个叫吴请愿的人吗？”

女孩长得很玲珑很萝莉，声音更是甜美无比，我觉得胸口有些发闷，慌忙护住心口。据说日本有一男子在超市被萝莉称呼为“大哥哥”后狂叫一声暴毙而亡，可见“萌”对人是物理杀伤的。

我知道自己此刻的表情很诡异，萝莉明显被吓到了，两条短腿往后蹭了五六步：“额，同学……你认识一个叫……”

我终于捋顺了气：“我就是吴请愿！你是？”

“我是卜重要，你是那个什么……有限公司的……CEO？”

我扶正散乱的刘海：

“对。CEO 就是我，我就是 CEO。”

萝莉是我的客户,但是我们彼此其实并不认识。我与萝莉之间还隔着一个人,此人同时认识我和萝莉,就是他向萝莉介绍了 nalai-runner 的业务。

萝莉的上家是华师大的一个师范生,姓何,名谢,大二上学期去萝莉的高中实习,听老头子老太婆讲课。实习结束以后何谢在走廊上边走路边玩手机,路走得七扭八歪旁若无人,这时候富有童心的萝莉正在走廊里和同学玩躲猫猫,一路没头没脑地飞奔。

萝莉比较小巧,而何谢又高又瘦,萝莉奔跑的时候一颗脑袋如天马流星锤一般撞在何谢孱弱的手臂上,然后一只 HTC 触屏手机伴随着何谢的杀猪叫应声而落。

萝莉慌忙把手机捡起来,余光瞥到手机屏幕,手机屏幕上赫然是一张放大的照片,很扎眼,上面布满 XYZ 和圆锥方程。

这是萝莉在一刻钟之前从练习册上拍下来的作业题。

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很偶然地相识了,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萝莉付了 150 块,而何谢收了 250 块,这个中介真牛逼,倒贴了整整 100 块。

何谢人如其名,思维比较河蟹,他眉飞色舞地说碰到了傻逼倒贴户,然后仰天大笑出校门去了——你瞧,不要把别人想得傻逼,否则自己就是傻逼,这又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何谢欢天喜地地走了,但是萝莉却在思考:一桩生意这伙人就倒贴了 100 块,一百桩生意他们岂不是亏得连内裤都赔出去了。

然后萝莉很快就想到,我们势必是将何谢的作业,倒卖给了除她以外的其他人。

萝莉很生气,她的第一个想法是要在 QQ 上找到我,把我痛快

地骂一顿然后追讨自己的两百块。但是很快萝莉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而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

她要加盟我们。

萝莉生怕我会跟她玩失踪，于是她通过了另一种方式：手机定位。二十一世纪是神马辈出的年代，萝莉找到了一款名为“幽灵卧底”的手机软件，输入手机号就能定位对方的位置。

然后这个叫卜重要的萝莉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卜重要在讲述的时候，涛哥的眼神从未离开过眼前的美妞。他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地打量了对方不下三十八次，最后视线停留在对方领口前一大块雪白的平原上久久不曾离去，口中一直咕哝着两个字：

“人才。”

卜重要得知了 nalai-runner 的运作方式之后极为震惊，粉脸红扑扑地显得春情萌动。在满脸的红晕中，卜重要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要拓展业务，你们就需要更多的人。”

“用来干什么？”

“整容。”

“犀利。那我们找谁？”

“只要大学生。”

“答对了。”

“那你同意我入伙了？”

“你刚刚说过——只要大学生。”

卜重要眯起了眼睛。

就在这一眯之际，空气中突然出现了无敌的气场，使我和涛哥不由为之气滞：

“如果你仅仅把我当成你的员工——我可以保证，你这个皮包或者包皮公司，活不过下一个月。”

卜重要一语点醒梦中人。

她告诉我们：nalai-runner 必须保证，客户到手的作业，每一题都是对的。

作业一式 N 份之后，如果出现类似于二的三次方等于六的笔误，对我们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老师会吃惊地发现我们的三位客户竟然极为巧合地在同一处地点大脑短路，他们人赃俱获的同时，就会发现是我们在其中搞鬼。

所以，没有步骤只有答数对一般学生用处不大的答案，对我们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核对工具。而令人欣喜的是，大部分作业都是有答案的——

这些作业不是教材配套练习册就是教辅用书，前者的答案在教师用书里，而后者的答案往往附于书后，但一般是会被勒令撕掉并且上交老师。

卜重要说完以后我看到涛哥流汗了。就那么一滴，从额头慢慢地滑下，滑到下巴的时候这滴汗就是不落下，挂在涛哥的胡子上，进退不能。

然后卜重要成为了我们的一员，她抽一成，我和涛哥抽四成五。

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这是一个庞大的商业体系，如蛛网一般在全市的各个学校延伸，而在庞大的“蛛网”内部，拥有不同职业的人各司其职。